

陶潛為他兒子雇了個人以幫忙他做些日常的勞役，在信中又交代了要善待他，而乙文中外公對阿啟伯的偷竊行為視而不見，這都是他們兩人將心比心而有的行為，因為陶潛為人父親，懂得父對子的擔心而希望兒子不要苛刻對待；因為外公曾是一家之主，懂得維持家計、照顧全家人的辛苦。

二.

溫暖的心

在這充滿著愛、憎、貪、痴的世界中，人們因爲情感而有所摩擦、而有所衝突，如此強烈的互動人，在爭執之際願意退讓，在他人犯錯之時選擇原諒，彼此互相感染而使得這溫暖的心得以傳播。法國的大文豪雨果，在入悲慘世界並不是主面對那假釋期卻又再度偷了教堂銀器的尚萬強，選擇原諒並向警官承認是自己送的那位教士，亦不是描述草命中馬里斯和柯賽特愛情的美好，而是從剛開始，要再入社會，他明白，出獄之人怎敢親口請他送銀器，這位教士用「恕」，開啟溫暖的心的傳播。尚萬強作為被寬恕的人，終於瞭解自己的不應該，因此用教士溫暖的心，繼續幫助其他人，他替芳婷照顧女兒，在革命中拯救了馬里斯，更在最後選擇不殺害始終追捕他的警官。從入悲慘世界中事情本身，而是去思考當事人的動機或是理由，這些事情是錯誤的、反面不需怪罪或責備。如果我們能夠不看這件事因爲變得合情合理，反而不需要怪罪或責備。

「貪當然不好，而貧的本身也沒有錯」，這一事字之差卻分別代表著錯誤與正確，然而，如果這世界用那深刻的一線隔開錯誤的事及正確的事，那麼人們溫暖的心要如何緩和呢？因此「恕」的存在正是模糊那一線的橡皮擦了。